



## 西河遇险 (小小说)

□ 凸凹

2000年初夏,我在一个局里上班,月薪600元,属借调性质。一日上午,我在办公室坐着。局办公室主任进来对我说:“魏老师,刚接到电话,领导要视察明蜀王陵。局长请你作陪并解说一下。”我诚恳作答:“我确实有事,走不脱。对不起。”主任善解人意,点点头,走了。不一会儿,主任折回:“没办法,局里的车全出去了,只有麻烦魏老师用私车跑一趟了。”主任把言语说得比我还诚恳。

我开着我的长安微型面包车,沿文明街、北干道行驶,出龙泉驿,往西,向明蜀王陵方向而去。明蜀王陵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坐落在十陵镇,它是明代“蜀王府”的风水宝地,一个埋死人的地方。

局长身坯子很大,坐在副驾驶位上;主任娇小玲珑,坐在后排。我坐在我的位子上,车子在前行。局长总在接手机:“喂喂,你们在前边哇?好好,我们马上到。”局长是个喜开快车的人,他什么也没说,他什么都说了。他听到了我右脚下更响的轰油声。在颠簸的双龙路上,微面像一头瘸腿老狼,使着吃奶的劲,把奥迪、捷达之类的轿车构成的“前边”追撵着。微面与地面凹凸处的碰撞已变得异常地硬,减振器和座垫的功能尽皆流失,悬挂系统感到了不适应。我们三人的头不同程度地和车子内顶

有过接触。路旁的老槐树,以车子同样的速度,向龙泉驿扑去。

天突然就流水了。还有风。鸟儿不见了,一声轻叫也没留下。车没有停下来。心头有事放不下的人,往往无暇顾及大自然中古人奉为神灵的那些征兆。

汽车从成渝高速公路下边穿过。汽车在西河境内行驶。西河地处龙泉驿与十陵之间,是一个水塘遍布、荷花盈目的客家古镇。开车多年的我,深知“初雨湿泥路”的厉害,尽管心头有事,为车中人生计,我开得格外小心。我看见两支雨刮器在前方猛烈地抽打着这个世界,我看见世界大河般永无止境地冲进我的胸腔。踩刹车时,已有甩尾和跑偏现象。出西河场镇,左拐,车子上了成渝路。这时,离明蜀王陵还有五六公里远。离危险已经很近了。

危险发生在西河场至西头加油站之间的那段斜坡上。记得当时车速是40公里,记得听见了嘭的一声巨响,后来知道左后轮爆胎了。之后,车子往右跑,我怎么打方向盘车子还是往右跑。我看见了危险。局长看见了危险,主任看见了危险。局长看见危险的反应是伸手搬方向盘,可他怎么搬车子还是往右跑。主任看见危险的反应是发出惊叫,可她怎么惊叫车子还是往右跑。车

轮没有滚动,车轮在滑翔,它急遽摆脱一种控制,它愤怒得连主人的话都不听了。它不想到墓地去,哪怕是王的墓?这个事件,我在诗歌《路上的事》中作了详尽叙述。

危险终于发生了。汽车像一只睁眼鸟,从路旁两棵大树之间准确地飞了出去,幸好没有对着树撞去!它落在了低于路基一米多的田地里。咫尺处,是一幢土坯农房,它幸好没有一头碰到墙上!随着一声比飞机着陆都震耳的巨响,车窗得以分解,变小,数量无限增加,车身的表情扭曲着,丑陋无比。上下弹跳了几下后,车子终于没有翻过去。它一动不动地躺在田地里,不起来。

我们三人不能赖着,迅速从金属包里钻了出来。局长急急忙忙给我交待了几句,和主任一道,正拟搭上一辆途经班车往明蜀王陵去,这时,几辆深色轿车急驰而来,其中一辆停在了局长面前。局长、主任跟我示意,钻进车,车立时绝尘而去。

面对一个烂摊子,我掏出手机,开始打交警,打保险公司,打老婆。很快,老婆来了,交警来了,拖车来了。当我一个星期后把车子从交警指定的修车厂开走时,我把厚厚一沓钞票数了个尽。那些吊车费、拖车费、停车费、修车费高得太离谱

了!当然,所有的钱,包括保险理赔后的余款,局里几个月后也给我作了如实报销处理。局长说,这属于免费的私车办公事性质。嗣后,朋友告诉我,保险公司暗示我,又不需要解决纠纷,找交警干啥?这之前,我开双排座、仿三菱、桑塔拉2000、奥拓,从没犯过事,我哪知道这些?

田主真好,没有因为车子把他的田砸了一个坑,让他的几棵庄稼负了伤,向我提出一分钱的索赔。

按说,遭了车祸,脑袋里总该冒出一句“永不摸车”的想法吧。但是,令我奇怪的是,我没有。不仅我没有,我认识的那位因车祸至今拄杖行走的中年人,他也没有。他对我说,开春后,他要重新掌盘。

凸凹 本名魏平,诗人,小说家,编剧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诗歌学会理事、四川省诗歌学会副会长、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诗集《蚯蚓之舞》《桃果上的树》《水房子》、长篇小说《甌子场》《大三线》《汤汤水命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花儿与手枪》、散文随笔集《花蕊中的古驿》《纹道》、批评札记《字篓里的词屑》等书20余部,其中获奖图书7部。编剧有30集电视剧连续剧《滚滚血脉》(2009年播映)。获有中国2018“名人堂·年度十大诗人”、2019“名人堂·年度十大作家”等荣誉。



向云端 (油画)

葵妈作品

## 我喜欢冬天的气息 (两章)

□ 冯渊

### 冬夜的芦苇

春天,芦苇刚萌芽,芽尖尖从春水里伸出小脑袋,和风一吹,尖尖也被吹软了。隔一段时间去看它,绿色蔓延开来,满眼都是绿意。不曾注意的时间里,它们默默地长大了,长成一小片,一小片连着一小片,然后滩涂之上就全是芦苇了。这是它们的家园。

夏天的芦苇青翠欲滴,与浑黄的江水恰成对照。青枝绿叶,像一大片平凡的树林。这时,人们被四处盛开的鲜花吸引,忽略了芦苇的存在。

秋天,是芦苇最美丽的时刻。绿色的梢头,长出了洁白的芦花,柔软、饱满的芦花,在秋风中频频颌首。

现在,芦苇被冷淡的冬风吹彻,被寂寞的浪花冲刷,有的芦苇耷拉了脑袋,有的芦苇向低了身子,寒风中,它们步履蹒跚,瞻前顾后,终于垂头叹息。

被冷风吹得七零八落的芦苇,在滩涂上挣扎;星光下它们不再紧密簇拥,不再扭动腰肢,连芦花也像霉变了一样,纷乱而张皇。有些芦苇甚至倒伏在泥水之中。风从它们的身上吹过来,又吹到我的身上,带着江水荡漾泥岸的土腥气。芦苇就在浑黄的泥水中,浑身散发着无处躲藏的寒冷。

亲眼见证这些芦苇的死亡过程,在寒风中,它们挣扎、摇晃、枯萎,直到失去最后一丝活力。我看

到它们根部还有一些绿色的芽,是记录过去残存的故事,还是为未来留下一点念想?或许,是芦苇在知晓自己的结局后淌下的一滴泪水?

草木一秋,它们的使命完成了。明年春天,还是这片芦苇,会从朽烂的根部发出新芽。还有鲜润和新绿,还有鸟儿在苇叶里作窝。那时,人就不会觉得芦苇冷了。在春风里,人又会生出许多绮丽的想法。我站在堤岸上这样想的时候,热量一点一点被冬夜的风带走,寒气持续不断地自江水之上吹来,以不容商量的野蛮力量侵袭着我。

### 雨中的竹叶

我在窗外栽了一片竹子,开始是瘦小的十七棵。我想,它们何时能长成竹林啊?

一开始,我能数清楚,十七棵不到两米高的竹子,每棵我都熟悉,甚至竹节和叶片。黄色的竹竿中间有窄窄的一条绿色的竖痕,它们因而获得了一个华丽的名字:金镶玉。

晴好的日子,阳光倾泻在竹叶之上,每一片平时无人眷顾的竹叶都得到了温柔的爱抚。那金黄色的竹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纵贯上下的一痕绿,确实像碧玉镶嵌其间。

我在书桌后面抬起头来,看这些越来越繁茂的竹叶,常常走神。阳光是活动的,它在和竹叶嬉戏,从光滑的叶面划过去,划过去,我就能看到叶片里的筋脉。风过来的时候,一蓬竹子就在暖阳的怀里幸福地颤抖。是竹叶在抱着阳光吗,还

是阳光拥抱着竹叶呢?

阳光,竹叶,春风,窗玻璃上的一角蓝天,还有书桌上映着的屋檐上爬山虎的触须。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此时此刻,正好。就这样,都不要动了,不要散了。

幸福,触手可及。书斋里的浮士德也会微醺吧!

那都是春天的事。现在是冬天。昨天晚上,我从江滩上作别芦苇,回到我的院落。今晨起来,下雨了。我的竹子早就超过了十七棵,一百七十棵也不止。子子孙孙,蔓延在院子里。我无法数清楚有多少竹叶了。竹节上有去年甚至前年的枯叶,被蛛网罗织,现在看上去粗服乱头,很难对得起金镶玉这个名字了。

叶片与叶鞘之间有一个关节,冬天,竹叶就从这个关节处脱落。据说在脱落之前竹子自己就做好了外科手术,叶柄的细胞和叶鞘分离了,竹叶飘落时,它已经不会感到拉扯的疼痛。

地面上全是竹叶。全枯焦的、半枯焦的,冬天的雨将它们粘在地上,竹子扎成的扫把也很难扫去。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接近每片竹叶,太多了,连竹竿都数不清的时候,去关怀每片叶子就成了无法兑现的谎言。

地上的竹叶不少,枝头的竹叶更多。冬天的雨水是克制的,但还是将它们全都打湿了,洗亮了。“冷烛无烟绿蜡干,芳心犹卷怯春寒”,这说的是早春的芭蕉。看着冬雨中莹莹发亮的竹叶,我胡乱想到了这

句诗。都是寒冷的季节,都是怯怯的绿色。

在阳光下奔跑的竹叶是快活的。快活时光,总是短而又短。那时,我根本来不及想竹叶的感受。现在,舞殿冷袖,风雨凄凄,竹叶在冬风中舞动长袖,已经长到两层楼高的金镶玉,身子软得像一团雾。留在竹枝上的每片竹叶,像孔雀翎一样闪闪发光,碧玉的光。

阳光划过竹叶的手心,那已经是遥远的前世了。现在是冷雨,一滴,一滴,与竹叶合谋,将落地窗擦得干干净净,仿佛空无一物。

它一会弯腰过来探望我,有一点好奇,一点戏耍;一会高昂了身子,在二楼的阳台上俯瞰我,有一点睥睨,一点斜视。

当我们笑话它们只是低等植物时,它们长高了,它们离天空和云彩更近,早就不跟我们一般见识了。我还想去擦亮它们的每一个叶片,想着像以前只有十七棵竹子时许诺的那样,用自己的命名去呼唤它,用自己的热量去温暖它。

我打开窗户,瞬间,大江涌入,寒风吹拂,翠绿丛生:头脑像水洗了一样洁净。

冯渊 发表论文两百余篇,近二十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,六十多篇被目录索引。著有《仰望星空从仰望伟人开始》《怎样阅读一部长篇小说》《冯渊上课》等十种。作品见于《上海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《长城》《散文百家》等刊。



## 母亲 (组诗)

□ 耿立

### 淘麦子

把麦粒上看不见的脏东西淘去  
母亲有时用毛巾沾上水  
像是给麦子擦脸  
一个一个  
母亲不会把麦子全倒进水盆  
母亲在簸箕里  
把麦子摊开  
她要一粒一粒地翻腾  
一粒一粒地给他们洗脸  
像是一个一个小女孩  
在母亲的毛巾下  
一个个漂亮地出门

### 缝衣裳的口子

老家人说童年的身上有牙  
衣服才穿上半晌,说不定  
哪里就有了口子

我的破褂子,跟手跟脚也  
躲不过母亲的针脚

那些针眼里的河流  
满是棉花的味道  
父亲会修补漏洞、折腿的板凳  
铁锹、锤子、去年的燕子的巢穴

这是日常,在这些日子里  
安顿自己  
耐心、专注  
不慌不忙,不奢求命外的富贵

我想到了我的写作,觉得有一种肮脏  
把自己的劳作伪装成高尚  
这是一种母亲看不起的羞耻

### 星夜

星夜阔大,平原上像少了很多人  
麦秸垛,也像办理了挂失  
只有我自己挤进村子  
我像没有了盘缠的旅人  
面色沮丧地回来

这条路,我重复过两次  
一次是童年,我急切地回家  
一次是青年,我醉着酒回家

这次星夜,前面就是什集的镇子  
我想在路上回头  
这个镇子再没有一个最晚  
安眠的人

在等儿子回来,母亲已死——  
回家的路,也必然死掉

### 上坟

顿生悲悯  
坟墓让麦苗的地块有了可追忆的内容  
暮年  
衰老  
输液器  
棺材  
喇叭  
女人的哭嚎与村人的喧哗

这些母亲看到的和看不到的  
都一下像一把烧红的烙铁  
逐渐向我靠近

耿立 原名石耿立,散文家,教授,两次入围全国鲁迅文学奖前十。



## 黄昏中的鹿回头 (外二首)

□ 涂拥

仍有游客从四面奔来  
想看天黑前  
鹿回头后有何风景  
只是老人很少  
也许沧桑的经历  
让他们笃定鹿回不回头  
都是天已黄昏  
中年人迷恋雨后树林  
散步是不错选择  
只有坐上观光车的年轻男女  
有些迫不及待  
害怕追不上落日  
回到大海时的绚丽  
天黑后露出年龄的人们  
仍留恋山顶,在鹿回头  
相拥着像要将大海当作黑漆古镜

### 鸡飞

翅膀都应该用于飞  
即便是鸡,活在崇山峻岭  
要将太阳叫醒  
也必须从一棵树飞向另一棵树  
才会看到阳光后面  
做梦的虫蚁  
与天空失去联系的鸡  
在笼子里呆久了

才会将翅膀长进肉里  
想到这里,我张开双臂  
随风闭上眼睛  
果然有了飞翔的战栗  
至少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  
我曾多次练习

### 拴马桩前

应该有这样一种马  
主人烧香去了  
它们安静等候  
不吃草,也不东张西望  
低着头像一座香炉  
这样的马应该很少了  
否则不会留下这么多拴马桩  
古代的马跑远了  
骏马又奔驰在草原上  
可某些人的手掌  
仍把石头摩擦得发亮  
似乎还想拴住马桩上  
再牵出这样一匹马

涂拥 四川泸州人,中国作协会员。有组诗发表在《诗刊》《中国作家》《星星》《作家》《诗歌月刊》等刊,有诗作入选多种年选。



城市里的伞 (水彩画)

吴迪 作品